

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副院长、水彩画系主任

陈朝生:《没有硝烟的战场》上,医者有大爱



■陈朝生《没有硝烟的战场》水彩纸本 30×40cm×5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

应新快报《收藏周刊》的邀请,我挑出多幅作品作筛选,2020年在疫情中创作的《没有硝烟的战场》成为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年度新作。在国内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今天,刊登此画,想必会有它的纪念意义和时代内涵。

去年自疫情发生以来,我与水彩画系

师生时刻关注着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,积极投入到疫情的主题创作中,塑造了一批有感染力的作品,先后发布“以艺战疫”系列推文,举办国内首个专题展览“以艺战疫——广州美术学院水彩画作品展”(莞城美术馆)。《没有硝烟的战场》便是我描绘疫情典型事迹和人物形象的主题作品。

2020年10月,作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我写了以下感言,摘录这里与读者共同致敬不平凡的2020年,亦祝愿新年平安祥和,牛年大吉!

医者的大爱总在那不经意的时刻,让人泪洒衣襟,以己之力拯救生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,那是一种对生命无言的致

敬。他们用一种最朴实的情怀去理解生命,用“给予”的方式让生命得以延续。《没有硝烟的战场》系列作品是对医者精神的真实呈现;他们的品格与智慧,往往就蕴含在这特别时期的特别绽放之中。我们向守护生命的医者们致敬!向行进在祖国大地上的所有逆行者致敬!

国家一级美术师

陈训勇: 能成大事者,非牛即蚁

鼠去牛来,蚁民与许多画家一样也卷入了画牛大军之列。创作了:《对牛谈勤》《蚁牛亦知春色好》《朝阳图》《斗牛图》等作品凑热闹。

其实,《对牛谈勤》是2018年我颂蚁十五年展创作的,余颂蚁今逾十八载,知蚁有与牛同一品质,共为勤劳之物,是锲而不舍工匠精神的象征,其执着和默默耕耘是长期主义的典范。所以能成大事者,身上均具有非牛即蚁的精神。故此,才有余《对牛谈勤》的作品诞生。

这是《对牛谈勤》的题款释文:“对牛谈勤,大勤与小勤。若牛之勤、勤耕默耘。若蚁之勤也勤耕默耘。鲁迅先生有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李可染先生治学严谨,憨厚若牛,故有堂号《师牛堂》。余笔名墨牛,也跟大师师牛,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倔犟是牛的特质,可儒、可斗、可……。执着是蚁的特质,义、礼、忠、勇、勤。牛、蚁二物,坚韧不拔,任劳任怨,永不言败,真堪为人师也!”

今值牛岁,惟愿诸君:牛气冲天!一切安好!每个人都有了了不起的收获!仁者长乐未央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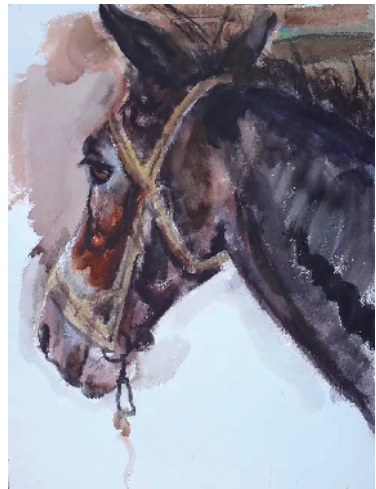
■陈训勇《对牛谈勤》

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副院长

许以冠:画动物就是画人

牛年到了,十二生肖是古老的题材,动物与人的命运存在关联。中国的画家大概都有想过表现十二生肖当中的某种动物,以及如何去表现这一题材。

小时候在学校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刘继卣先生的一幅下山虎,虎尾巴延伸到画面外去,又从另一处进入



■许以冠《东河神力》61×45cm

画面中,这种处理方法让我印象深刻。十年前,我在北京看王愍山先生的画展,当中有一幅表现龙的画,用绿色寥寥几笔画就,笔下的龙没有穿墙而来的可怖,却犹如一件玉佩,倒有几分趣致。他对龙的解读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母题的深刻理解,处理得举重若轻,这种方法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西方艺术功力,是断不可能做到的。如此的创作高度,令我心向往之。

在十二生肖中,我最想表现的就是牛和马。但是,好多年前我在养牛场画过牛的速写,后来便没再画过。现有的作品中,表现动物的只有前几年在丽江写生的马。作画时,眼前的马经过一天的劳作,正在马厩食草料,我一边表现马头的美妙的形体结构、色彩和质感,一边却想起中专毕业时一位同学写给我的毕业寄语:“马是龙种,岂会因缰绳而失去对奔腾的渴望和对草原的眷恋。”我想,画动物就是画人。如果画牛,我应当会联想起许多具有牛的美德的人和事。

牛代表着勤奋和奉献,希望在牛年能画牛。

茂名市文联党组书记

朱积: 中国画要更好地“表达”



■朱积作品

2020年秋,作为旁观者,我有幸被邀请到某学院,与传媒专业的学生做交流。我以《学会表达》为题,讲了一些个人的想法。似乎挺受师生的欢迎。也许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内容。

2021年,气象更新,国运昌盛,中国画也应焕发勃勃生机。为中国,为世界作出更好的“表达”。

在此,借机对中国画提出两个期盼。

其一,个人认为,中国画的“表达”,主要是三个层面。一是“表达”看到的。二是“表达”知道的。三是“表达”想到的(和未来的)。应该说,前两种“表达”比较容易做好。后一种,当前画坛应该加倍做出努力。

对中国人而言,中国画是安放灵魂的艺术。每一幅中国画,都应该有一个灵魂在说话。每位画家都应该在自己的画作里,真诚地诉说自己的“故事”,或中国人的“故事”。

其二,新时代,呼唤“笔墨精神”。齐白石、李可染、傅抱石、关山月等一代老先生,曾为传统的“笔墨精神”在新代时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榜样。这是一个值得好好珍惜的传统,是中国画的“基因”,也是中国画发展的康庄大道和光明前景。

“笔墨精神”,既是中国画家自觉的精神追求,也是技法的探索锤炼,更是心灵情感的寄托与表达。

有“笔墨精神”就有中国画。没有“笔墨精神”就只能是“中国绘画”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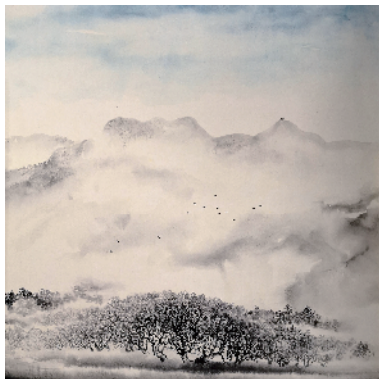
海珠区文联副主席

黄浩深:把“撞水撞粉”融入山水画中

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随意、朴素、自然。艺术家应该靠自己作品的感情流露来打动人,与自己的个性、学识、经历、修养相一致,终归是表现自己的性灵。

“撞水撞粉”是由分染法发展到没骨绘画的一种技法,启示于明代意笔画的“破法”。“撞”字和“水”字,正反映了该画法的精华所在。它是以水、墨、色、粉在宣纸上自然地流动撞染,使画面产生冷暖、纯度、明度的变化和丰富多变的肌理痕迹。近年,我除了继承和探索花鸟画的“撞水撞粉”法,又在尝试把此技法融入山水画里,其灵感源于自然造化,却不拘泥于真实再现自然。将大自然不同物象的造形简约化、抽象化,以“撞”的

手法结合现代构成的方式重新组构点、线与色块,解构现代山水画的多样化图式,这是今年继续深入探索研究的自命课题。



■黄浩深山水探索系列